

王维的宁静和禅意

/ 朱刚

唐代王维被称为“诗佛”，因为他的诗在山水田园的描写中寓含禅意。这方面最受推崇的是他的一些五言绝句，如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

从字面上看，只是呈现了明净的画面和宁谧的意境，并没有提到“禅”，但这正是王维的高明之处。

在上引王维传世名作中，时间性的传达非常巧妙。“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”，是把空间画面转写成仿佛延续的动作；“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”，“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深涧中”，是在画面中点缀了某个动作；而“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”，更是用画面涵括了某种过程。

他以这样高度凝练的技巧将时间因素折叠到空间画面里，使画面本身包含了指向时间意识的启发性。

王维诗中脍炙人口的一些名句，也

有这个特点，如“隔牖风惊竹，开门雪满山”“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”等。最典型的例句是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一个延续的动作被“时”字定格，使之转为画面，而这个画面其实空无所有，它只是“时间”的一个横断面。

苏轼评价王维诗“诗中有画”。王维确实具有呈现画面的杰出能力，这除了高度的文字技巧外，还因为他似乎特别的耳聪目明，听得见空山人语、深涧鸟鸣，看得到夕阳的光线透过深林，再反射到青苔上。视听感知上的细微入神，源自他无比宁静的心灵。

像王维那样宁静的人，在人类中可能非常少见，这估计也跟他习禅相关。他把自己远过常人的视听觉所捕捉到的一些元素构建成了画面，但并不是机械地拼组起来，而是在其中蕴涵了时间意识。这时间意识是禅意，也是诗意。

在北宋诗人的涉禅作品中，也有黄庭坚的一首名作《题山谷石牛洞》：司命无心播物，祖师有记传衣。白云横而不渡，高鸟倦而犹飞。

表面上看，“白云横而不渡，高鸟倦而犹飞”，似乎跟王维诗一样，也在描摹画面，但出现在这里的，决不是黄庭坚的视听觉所捕捉到的元素，前一句说白

云停在那里不动了，肯定也不是实际见到的景象，只是后一句的反衬，而与劳生奔波相反衬的，正是主题：禅！由禅而可以获得止息、宁静。苏轼曾有两句诗，拿自己和寺中僧人对比：身行万里半天下，僧卧一庵初白头。其构思和含义跟“白云”一联全同，对句的形式使这种反差更为凸显，而在上引王维诗的对句中，我们没有发现这一功能。

王维使用对句，联合打造或反复熏染同一意境，浑然一体。而苏、黄的对句，却把世界撕裂为两半。

再回头看黄庭坚诗前二句，也是对句，效果同样是撕裂：无心的自然和有意借一种标志物（法衣）来代代相传的禅法。作者通过对比揭示了禅法违背自然的一面，从而在作品开头就构建了自然与人文现象之间的对抗局面，虽然没有继续生发议论，但也差不多揭开了“以议论为诗”的序幕。

无论如何，黄庭坚在这个问题上想要传达的意思比王维复杂得多。王维的禅是一种享受，而黄庭坚的禅是个话题；王维的禅在他描写的风景里找到了家，黄庭坚的禅只是他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“才学”之一。

（本文获授权选自朱刚《中国文学传统》，有删节。）

秋日之楸

/ 任崇喜

“楸叶大而早脱，故谓之楸。”楸是最早感知秋意的树。唐宋时，立秋日，人们佩戴楸叶，或插于鬓角，或佩于胸前，据说可保一秋平安。

“楸，美木也，茎干乔耸凌云，高华可爱。”楸树早在《诗经》时代已赫赫有名。清秋，贵族在高大的楸树、桐树下夜宴，“湛湛露斯，匪阳不晞，厌厌夜饮，不醉无归”，透出的是丰盈自足之美。



“一树高花将冲汉，满枝英气欲薄云”，楸树有“木王”“黄金树”之称，树型优美，文人雅士青眼有加。“宝剑值千金，被服丽且鲜，斗鸡东郊道，走马长楸间”，是曹植眼中京洛少年的风光；“弥忆长楸道，金鞭背落晖”，沈炯寄居长安，常“泣沾襟而杂露，悲微吟而带风”，借边地战马抒浓浓乡关之思；“绿杨阴映长楸道，桃李初花红影小，手扶大白口谈天，得意相欢不知老”，流溢的尽闲适之意；“马踏长楸道，旗翻细柳营，黄须少年子，仗剑迟

功成”，满满的是豪气干云。

在古诗中，楸树常与梧桐、松树并举，称为梧桐、松楸。

宋玉《九辩》里，“白露既下百草兮，奄离披此梧楸”一句一出，秋天的萧瑟气息弥漫树间。“露浴梧楸白，霜催橘柚黄。玉毫如可见，于此照迷方。”李白秋日登扬州西灵塔远眺，正值意气风发之年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“水摇金刹影，日动火珠光”，呈现的是云蒸霞蔚的大气象。

松楸有凌霜之志，饱经沧桑，多与人事代谢的悲怆相系。“玉树歌残玉气终，景阳兵合戍楼空。松楸远近千官冢，禾黍高低六代宫。石燕拂云晴亦雨，江豚吹浪夜还风。英雄一去豪华尽，唯有青山似洛中。”许浑《金陵怀古》堪称千古绝唱，金圣叹评价：“青山似洛中，掉笔又写天气仍旧未终，妙妙！”

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”诗人常将楸树比喻人才，常借咏楸讽刺时世。韩愈有《楸树》一诗，“几岁生成为大树？一朝缠绕困长藤。谁人与脱青罗帐，看吐高花万万层。”在现实中，被长藤之类的小鬼缠身而阻碍成长者，比比皆是。

楸树朔果细长如线。“红映衡门夕照明，翠浮村巷暝烟生，摇摇楸线风初紧，颯颯荷盘露欲倾”，是在中庭纳凉的陆游看到的生动情景。“数酌油醪留客醉，一编疑义与儿评，须臾散去人声寂，独数城头长短更”，十分契合早秋的气氛。秋深，楸叶落尽，楸树枝干排列有序，垂条如丝，呈现的是繁华落尽后的静美。

“梓，楸也。”古代梓树和楸树有时互为指代，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；靡瞻匪父，靡依匪母。”这树，承载了故乡之喻和乡愁之托，不知曾给先人几多慰藉。

历史学家的“嗡嗡”声

/ 赵青新

王汎森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、学术史、文化史研究而闻名，比起《权力的毛细血管》《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》等论著来，《天才为何成群地来》看上去似乎学问不大，主要集结王汎森历年在多家报刊上发表的杂文和演讲、访谈，文字相对比较轻松，其论旨仍是半学术甚或纯学术的。

把这部作品形容为历史学家的“嗡嗡”声，是葛兆光的说法，来自书中《重访历史：寻找“执拗的低音”（与葛兆光对话）》一文。王汎森曾经编著一部有关历史思考方式的著作，就叫《执拗的低音》。他认为，同一时间的历史发展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，有些是主调，有些虽然存在，却成了执拗的低音。葛兆光则强调怎样在“嗡嗡”的背景下烘托出主旋律。两位学者促膝长谈，侧重点不同，主旨一致。

主打文章《天才为何成群地来》，就是探讨学术环境的塑造。王汎森在阅读英国近代几位人文大师的传记时发现，以赛亚·柏林等人都很爱聚会，并非沉迷游乐，而是因为谈论往往能激发灵感。他们做学问是一起做的，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功夫“顶”上去，也就是说，围绕着一两个重要的、有原创性的大师进行长期讨论，交互感染，一个人推动另一个人，天才就这样成群地来了。王汎森认为，这是我们的文化和学术环境所缺失的、可以借鉴的。亦可

见，他提倡开放、有活力的学术氛围。

这部集子让我有感触的，还有两篇《假如我是一个研究生》的文章。王汎森极实在地分享经验：一个老师怎么训练研究生，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，写论文时应注意什么。这是细致的经验体会，更是一个大学问家对年轻人的点拨。全书皆透露着王汎森作为学界前辈的自觉关怀，也透露着他的人文学科的思考。从自序得知，依王汎森的主张，这部集子原定名《人文学科的危机》，因为大部分文章主要涉及当代学术的发展及人文学科的突围。

历史学家并非随时随处穷经皓首，有时也会写点琐碎散漫、不那么学术化的文字，在放松的状态下更能写出作者的真性情。王汎森当年就读普林斯顿大学，目前任教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，在他笔下，牟复礼、余国藩、杜希德等大学者面目清明。故人已逝，旧事须记，师长教诲犹在耳。如他所喻，师生之间的关系，有如“月印万川”，烙下的印痕，长长久久。

这部集子的各篇文章先后成文于一二十年间，现在摆放在一起，我们在阅读时能明显地体会到，王汎森始终在关心那几个紧密相连的问题，这种一贯性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思想意义。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怎能轻忽这样的“嗡嗡”声？

地铁人生

/ 胡英军

地铁，在很多人印象中，是大城市的专属。据相关数据，截至6月30日，我国共有37座城市开通轨道交通线路197条，运营里程6126.82公里。这些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主。所以，地铁里的故事，只有生活在大中城市的人才能经历，并不奇怪。

作家李辉历时4年创作完成《假如你在地铁里遇见我》，是国内首部地铁生存实录，由八十多篇散文构成，以“我”与朋友“李老三”在地铁里的境遇为叙事主线，夹叙夹议，有泪有笑，展现了北京地铁风貌。

其实，地铁就是一个小世界，就像普通人的一日三餐，生活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的人，不可或缺。每天早早起床，急匆匆收拾好自己后，赶往地铁站去上班，就此，一天的工作、生活，由地铁站拉开序幕。

从进站安检，到上下楼梯，一直在等待地铁。上地铁到目的地，会遇到无数的同行者。大多数人脚步匆匆，似乎多停留一分钟都是浪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会遭遇拥挤、乞讨，甚至会有吵架、打架。地铁上的人形形色色，性格差异很大，遇到问题，态度各异。也许一句话就能吵起来，甚至动手。而更多的人，则会保持旁观姿态。

当然，地铁生活远不止这些。安检过程中，安检员让乘客试喝一口水；地铁里，同行情侣紧紧偎依，甚至当众亲吻；夏天，穿着清凉的姑娘机智防色狼；为啥地铁里的人都不爱看书而爱看手机？辛苦了一天，好不容易抢到的座位，很快又要让给别人……每一个故事都真实存在，而且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。作者以细腻笔触，将这些故事讲得幽默风趣，又教会大家应对方法。一个成熟的男人，将生活的琐碎变成经验教训，这种观察、思考、总结，本身就是一种能力。

其实，这些故事不仅仅发生在地铁上，在现实各个角落都存在。地铁人生，就是最真实的人生，每个人都可能碰到、经历。有心人会关注总结，多数人擦肩而过。

逛上海书展

/ 黄晔

每年8月上海都有书展。有时候我探望母亲的时间会正好碰上书展时段，所以后还逛过几次上海书展。

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下午，独自步行去延安中路的展览中心。那是我第一次逛上海书展，那么多展馆，那么多图书，我内心有深深的震撼，却装作不动声色，一个人边走边看，碰到有活动就停下来听一听，在不同的展厅来来回回，舍不得离开。

今年终于赶在书展闭幕前到了上海，迫不及待去现场，人气有如未伏的气温居高不下，各展厅都人头攒动。我信步走走看看，拍照、买书、购笔记本，选几枚金属书签做手信。最开心的是居然还有关注赠书、买书赠书活动。从一个展区到一个展区，时间流逝，意犹未尽。

如今书展越来越多元，除各类图书外，还有多种文创产品：笔记本、T恤衫、环保袋、小书签……今年有几家出版社的展区还设立了许愿墙，上面粘着五彩缤纷的便利贴纸，写满读者美好又朴素的愿望。说起来有些惭愧，我逛书展只能算“打酱油”。有一位熟识的报纸编辑是个书痴，年年都到上海逛书展，每次都满载而归，他才算得上书展真正的拥趸。

在朋友圈看到另一个朋友说：“每年的上海书展，俺家儿子无论多忙，无论在哪里，都要挤时间漏夜赴上海，以便用尽量多的时间去展场乱闯。”于是转念一想，吾等庸人只要还愿意到书展现场浸润一点书香气息，只要还在爱书读书，便能够期许自己终会到达图书馆模样的天堂。

本版电邮

zhbookworm_123@163.com

/ 张晓峰



珠海书城

本周新书畅销书榜

- 《美国陷阱》 [法]弗雷德里克·皮耶鲁齐 [法]马修·阿伦 著
- 《小飞机，欧洲行》 毕淑敏 著
- 《坏血：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》 [美]约翰·卡雷鲁 著
- 《金庸往事》 沈西城 著
- 《读孩子们的书》 [日]河合隼雄 著
- 《寻找白岩松》 刘楠 著
- 《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》 [英]霍吉淑 著
- 《生命最后的读书会》 [美]威尔·施瓦贝尔 著
- 《情商职场沟通术》 林开平 著
- 《孤独的吃吃吃》 王蒙、郭兮恒 著

沿运河北上

8月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揭晓，1978年出生的徐则臣凭借长篇小说《北上》折桂，是本届获奖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。2014年，徐则臣获得第五届全国文学奖时，也是老舍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。

《北上》讲述这样一个故事：公元1901年，时局动荡，中华大地风雨飘摇。为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，意大利冒险家保罗·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。他崇敬前辈马可·波罗，并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，故自名“小波罗”。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小波罗走访，先后召集挑夫、船老大、义和拳民等一路相随，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。当他们最终抵达运河最北端通州时，小波罗因意外离世。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，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。一百年后，中国重新展开对运河的文化讨论。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，与当年运河人的后代阴差阳错地相聚，各位运河人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，终于拼接成完整的叙事长卷。这一年，运河申遗成功。

《北上》里的运河，是一条跨越了两个不同时间刻度的河流，一条流淌在清末漕运发展的末期，一条流淌在当下、运河申遗成功的前期。意大利小波罗的寻找，为谢平遥们提供了近距离观看世界的可能，带着初识世界的好奇、紧张、自卑和傲慢；而小波罗在运河中的一路北上，也为他“观看”中国和运河提供了切近的角度，这里当然也有好奇、紧张、傲慢和偏见。而另一条时间河流上，当“世界”以某种不自觉的普遍融进中国，中国和“世界”不可分又各有保持之际，“观看”有了新的方式和习惯，也有了新的可能。

徐则臣是一个有雄心的作家，《北上》袒露了这份雄心，明显能看到他写一部百科全书的努力。他选择运河作为支点，是深思熟虑的。这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运河贯穿着中国的南北，见证着沧桑，又在一个漫长时期里负载着粮物、兵力的运输，是国家经济与税收的主动脉。徐则臣的雄心也是双重的，他还试图通过这部大书为民族立言，为时代立言，为东方对西方、西方对东方的“互看”提供有灵魂的参照。

《北上》，既是一条河流的历史，又是一个民族的秘史，更是一位写作者对于百年中国历史大势及颠沛命运的深刻洞见。

不太一样的《聊斋》

/ 林振宇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《聊斋志异》（简称《聊斋》）三百年来流传甚广。当代作家梁晓声也酷爱《聊斋》，据他讲，之所以爱读《聊斋》，乃因那些故事中的仁与义、恩与报恩是其他故事少有的，这对他日后的人性养成起到潜移默化作用。后来，梁晓声当知青下乡，把仅有的半本《聊斋》带着，每避人阅，聊以解闷。在阅读的过程中，遇到生字他就查字典，深感文言文精妙，萌生出以白话文改写《聊斋》的想法。

1980年，梁晓声在书店偶然发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《聊斋》，很是惊喜，毫不犹豫买下。他患失眠痼疾，床读是医生开“良方”，《聊斋》也是枕边书之一。

读了多年，梁晓声发现《聊斋》里隐藏着人性的真相，故以随笔解读《聊斋》，写成了《狐鬼启示录》。在这部新作里，梁晓声透过《聊斋》观照中国社会百态，尤其是中国文人的隐秘心理。他注意到《聊斋》里所写男性，像宁采臣、孙雪笑、陶生这类品性如玉的穷书生，或如蒲松龄一样仕途不得志，却渴望来场艳遇抱得美人归。穷书生们的心愿在现实中无法实现，蒲松龄的志怪小说则以想象慰藉着他们。

梁晓声还发现《聊斋》全文12卷近500篇，竟无只言片语涉及“忠君”二字，这在当时封建制度伦理纲常下，是很难得的。究其原因，或许和蒲松龄切身遭遇不无关系。蒲松龄满腹经纶，身受科举制度之害，屡试不中，这成为他心中永远的隐痛，也让他看清封建制度以及官员昏庸贪婪的面目，与其违心地歌功颂德，不如赞美世间忠于友情和爱情的人物。

《狐鬼启示录》不惜笔墨解读《聊斋》里那些人与鬼、狐的爱情故事，推崇《娇娜》《青凤》《婴宁》《聂小倩》，故事中这些鬼、狐貌美多姿，活泼可爱，不爱慕虚荣不贪图富贵，往住喜欢品质好有才华的穷书生，大胆向他们求爱，在他们落魄时雪中送炭，彼此之间有“直教人生死相许”的默契。梁晓声高度评价这些爱情故事中男女之间有仁有义，互恒互慰，于是男女之爱具有了特别饱满的恩爱元素。

《狐鬼启示录》从多个维度诠释了不太一样的《聊斋》，让我们重温经典的同时能有所感悟，重新看到人性的光芒。